



杜少中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巴松狼王”杜少中：

关注 PM2.5 不如把精力放在减排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现在还没到探讨防治PM2.5的阶段”

齐鲁晚报：从人们关注PM2.5，到北京公布十年的监测数据，也不过两个多月时间。有评论说，这是美国大使馆的自测才促使了真相的公布。

杜少中：这话我听了特别别扭。实际上，PM2.5、PM10，还有PM1，环保部门一直都在监测和考虑。

齐鲁晚报：那为什么环保部门不主动出来解释和发布呢？

杜少中：因为PM10的污染监测和治理还没有实现，还在治理中。以北京为例，去年北京的PM10超标20%以上，今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很严重，还没有达标。作为环保治理的一个步骤来说，现在还没到探讨防治PM2.5的阶段。

齐鲁晚报：但公众需要知情权，特别是需要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杜少中：每一次环境危机，都会对环境质量改善和公众环境意识提高产生推动作用。这次讨论也是这样，加速了PM2.5监测标准出台，应该说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当然这个讨论也暴露出，我们的空气质量确实不好，我们的信息公开做得也不好。以前我们认为，老百姓只关心空气质量好不好，监测什么是你环保部门的事情。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

齐鲁晚报：以前公众的关注一直被政府部门的选择性信息公开“牵着鼻子走”。

杜少中：有这种情况。但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公众什么时候关注什么问题，不应该按照官方给定的时间表和顺序来确定，它可能是跳跃的，超前的。大家既然提出来了，你就不要回避。

“民间自测PM2.5，我觉得是儿戏”

齐鲁晚报：现在，很多地方的民间环保组织都在发起自测PM2.5的行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杜少中：我觉得从科普的角度看，这是个好事儿。但是你要让大家把关注PM2.5这个事情做得极端了，大家都去测，大家都拿自己测出来的数字当个事情，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监测PM2.5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

齐鲁晚报：您的意思是，民间自测PM2.5不准确？

杜少中：前几天我看到达尔问（一民间自测PM2.5发起组织）的一个负责人，我跟他谈，家庭用的腕式血压器和医院使用的血压器都可以测血压，但是前者只是一个参考，老百姓要对血压“确诊”，还是要到医院来检查血压是否正常。

齐鲁晚报：您这样说，那您对民间自测PM2.5的监测设备了解吗？

杜少中：2008年奥运会时，有一个英国记者拿了一台便携式PM2.5检测仪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们拿这个东西监测过，然后跟我们的空气质量监测对比，有差别。我就跟他说，这个东西监测啊，不靠谱。说起来像个玩具，这是监测室内空气质量的。如果我们在装修完以后测室内空气质量，那也需要把房间窗户关闭24小时，再进行监测。如果你要在室外监测，你能把大气环境关门关窗24小时再监测吗？它无法保证一个恒定的监测结果。

齐鲁晚报：最近传出PM2.5监测体系遇到资金问题的消息，民间自测难道不是一个办法吗？

杜少中：我听过这种仪器多少钱，环保人士回答，三千块钱。我想说，如果三千块钱就能监测大气质量的话，那么现在哪个城市还会缺

少PM2.5监测设备？还会出现PM2.5设备资金困难的问题？三千块钱的监测设备，这只是一个儿戏。

齐鲁晚报：最近南京和上海先后公布了过去几年的数据，北京也公布了，都受到了大家欢迎。

杜少中：但我认为，作为一个环保官员，在科学问题上，我们不能随便妥协，随意表达一种态度。你要承担一点压力，不能大家逼你紧了，你就公布了。我觉得一定要在标准出台以后再公布数据才比较严肃。

“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减排上”

齐鲁晚报：公众获得更多知情权后，环保部门是否感觉压力非常大？

杜少中：对于环保意识提高，以及环保本身来说，这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你说出来以后，发现很难治理。在PM10还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超标的情况下，我们来公布PM2.5，实际上意义不大。如果你把过多的财力和人力放在PM2.5的监测和防治上，恐怕也不合算。

齐鲁晚报：既然短时间内无法治理，那么公众坚持追问PM2.5，您怎么看？

杜少中：有人跟我说，我从飞机上下来，就发现北京污染很严重，你们为什么不公布PM2.5的数据？我说你肉眼都能看到污染了，你还需要那个数据干什么？大家都知道这种污染的来源是什么，既然你知道这样一种现状，那么你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减排方面。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这次对于PM2.5的讨论，环保部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杜少中：1998年，污染比现在重得多，但是大家根本不会关注这个问题，没有人跟你讨论。那时，是官员着急，老百姓不着急。现在，大

家都着急，那就给环境治理一个最好的契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以后大家还会讨论水、噪音、垃圾污染等问题，那环保工作就好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同时也更难做了，也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可以监督了。

“我在网上挨骂挨得痛快淋漓”

齐鲁晚报：您现在不但是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还是一位知名的微博博主。这对您的工作有什么启发？

杜少中：网下的事情你要管，网上的事情你也要管。虚拟社会也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折射和反映。

齐鲁晚报：从开通微博，到参与PM2.5的大讨论，有人觉得一个官员这样做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是这样吗？

杜少中：是啊。比如前几天，微博上有一个小伙子，什么原因都没说，就骂了我一顿，我挺难受的。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那天他喝酒了，心里不痛快，上来想找一个当官的发泄一通，结果就发现了我。

齐鲁晚报：那您抱着什么心态看待网上的评价和指责？

杜少中：当大伙在表扬我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的悼词，这么夸我，死了都值了；当大伙骂我的时候，我这人不是贱骨头，但我有时挨骂挨得痛快淋漓。

齐鲁晚报：今年您被评为十大微博影响力公务员，看来确实有很多感触。

杜少中：我觉得，微博可以治病，多写多看，心态越来越好，因为你越来越包容。官员说话，有时跟文件差不多，那是官话，但是你和老百姓打交道，你还说这样的话，老百姓就会说，你不说“人话”。所以，我必须要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为大家解读文件和知识。这是官员们应该和乐于做的。

“惹事”的环保局长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局长压力很大”

2011年12月28日，记者致电南京市环保局宣教中心，提出想采访局长韦昌明时，一位姓徐的工作人员客气地拒绝：“现在全国各地媒体都在联系韦局长，他已经忙不过来了。另外PM2.5比较敏感，我们也没想到发布过去的的数据还有这么多人关注，局长现在压力很大。”

在此之前，韦局长的压力也很大。

根据《扬子晚报》报道，南京市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局长每天光是接媒体的电话就接到手软了，都是来问PM2.5的。”于是，“与其遮遮掩掩，不如光明正大地公布。”

2011年12月26日，南京市环保局首次召集媒体高调公布PM2.5。会上发布了“过去四年南京PM2.5年均浓度都超标”等信息，但蜂拥而至的南京各媒体更关心另一问题：“南京市环保局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勇敢’？”

没有人回答。此后，不断有媒体联系韦昌明，但韦昌明一直没有公开接受采访。

“韦昌明这次惹事了。”一位环保人士评价说。

但此语并未应验，很快，上海、北京相继公布了PM2.5历史监测数据，“惹事”演变为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公布的行列中。

“作为一个环保官员，在科学问题上，我们不能随便妥协，随意表达一种态度。你要承担一点压力，不要大家逼你紧了你就公布了。”远在北京的杜少中对南京市环保局的做法也不是完全赞同。

但异议归异议，在PM2.5这个热点问题上，杜少中无疑也是位“惹事”的局长。

两个月前，当PM2.5还没有家喻户晓时，杜少中就与网民高调探讨PM2.5，与监测北京城市空气的美国使馆论战。后来房地产商潘石屹在其微博上转发美国大使馆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巴松狼王”杜少中又和潘石屹在微博上你来我往，“火药味”十足。

“北京的PM10压根儿就没达标过”，“北京空气质量尚未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杜少中利用微博不断做着各种解释。虽然数据没有发布，但大家已然知道了“最后一层窗户纸”后面的结果。

最终，在一场场硝烟弥漫的大讨论之后，PM2.5搞得尽人皆知，并向全国蔓延。

低调和高调

但在现实中，曾任北京市信访办公室副处长的杜少中为人随和，在媒体圈子里有很好的人缘。相比一些把全部精力花在污染防治上的环保官员，杜少中更重视公众参与环保渠道的建设。

北京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说，杜少中发起过“环保有奖举报”活动，发动北京市民监督工地扬尘、汽车尾气污染、烟囱冒黑烟等环境污染现象。作为“为了首都多一个蓝天，我们每月少开一天车”活动的倡导者，他坚持每个月都有几天以步代车出行。目前加入该活动的车友会组织已达407个。

2011年1月，杜少中开通微博，名字叫“巴松狼王”。

“现在北京空气质量是超标，但如果每个人都知道PM2.5是怎么产生的，那为什么还要对一个数据较真？我们应该关注和减少身边的污染源。”杜少中说。

与杜少中不同，南京市环保局局长韦昌明平日很低调，但在治理

污染方面他却十分强硬，被称为环保“铁腕人物”。

“他是个新上任的局长，以前是雨花区的区长。”南京市电视台记者夏璐说，韦昌明是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治理污染力度很大。对于他这次公开PM2.5数据，夏璐觉得并不意外。

2010年4月，刚刚走马上任的韦昌明就提出，绕城公路以内146家工业生产类企业全部关停、搬迁。

而这次，韦昌明终于不能再低调了，尽管他不愿公开解释，却还是站在了PM2.5问题的风口浪尖上。

“南京、上海、北京相继公布PM2.5历史监测数据可谓进步，公布空气污染的真相，天不会塌下来。”北京一位公务员撰文评论说。

北京和南京两位“局长”一高一低，一唱一和的信息公开进程在去年12月底发生“化学效应”。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布了PM2.5公开的时间表，而在2011年12月的最后一天，环保部通过空气质量新标准，增设PM2.5浓度限值。

有关PM2.5监控标准的空白就此留在了2011年。而两位“惹事”的局长在PM2.5关键节点上的作用也被公众记住：不是因为政绩，而是因为真相。

1月6日，北京市环保局首次公布了过去十年北京市PM2.5浓度数据，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虽然相关部门称北京PM2.5年均浓度呈下降趋势，但2010年的平均值仍然超标一倍。

第二天，刊登有《北京环保局首次公布过去十年PM2.5浓度趋势》、《北京春节前公布PM2.5数据》消息的报纸，就摆在了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的办公桌上。

杜少中知道，这次随着出租车司机都会按时收听北京空气质量日报，他又要“出名”了。

而在南京，作为全国第一个公布PM2.5数据的南京市环保局局长韦昌明，也同样处在“出名”的烦恼中。